

第二十三屆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
公開組評審會議紀錄

出席評審：陳果（果）、陳慶嘉（嘉）、曾麗芬（曾）、周博賢（周）、
黃淑嫻（黃）
大會代表：范可琪（范）

范：首先謝謝大家今年的幫忙，剛剛看了入圍的十部作品和第一次輪選的更多作品，選了剛剛的十部出來。而我們的最後一輪的目標是要選出獎項，一個金獎，五萬元的獎金；一個銀獎，三萬元的獎金，一個特別表揚獎，就沒有獎金的。所以是兩個比較大的獎項和一個特別表揚。剛剛我們也重新的檢視了一次那十個作品。我們一向的做法都希望每一個作品都討論一下，然後我們就可以提名，有沒有哪一個作品是特別希望可以得獎，再因而討論獎項。

果：順著聊吧！

范：剛剛看的第一套是《命懸一念》，可能第一輪的評審可以先說說。

周：想聽聽新的意見。

曾：你們當時都有討論的吧。

周：有。

曾：我個人覺得很純熟技巧上，很完整的。演技，各樣都很純熟。

果：有時太純熟都是被純熟害的，這種的戲碼，不知如何說起。

曾：太商業化？

果：對啊！很大路，這種的剪法，看到這裡的十部起碼有五部都是。變相我認為作為年輕人不需要那麼急。

曾：或者別人也辛苦了很久在這個行業中。

果：是可以的，它算是完整的，但又過於〈完整〉，說得不好聽的是，這是整體香港人的毛病來的，可能我們受商業電影的空間摧殘得這麼多年，很多東西都是這樣做。雖然我很多年沒有看了，但我都覺得那一樣很突出很容易看的。所以正所謂完整又沒大錯的就變得普通。

周：我的意見都綜合了兩位的眼光，我都覺得整部都有很純熟的技巧，很專業的剪接，或者說故事的方法都很好。演技都很好，營造的氣氛都很好。但整體上都是很多的商業計算，由其是他比較著眼於音樂方面。我認為一到情緒位就會玩音樂。

最尾媽媽收到電話的那段有點多餘和煽情。我會補充的是，在云云這麼多條，有很多套都是這種的敘事、執行、剪接的方法。這一套是眾多中比較出色，所以會選擇它。

黃：這一套在第一輪的時候，我們都討論很多。我覺得這套所有的配合上都是商業化的。但公平來說，它的故事是有可取的，尤其是它說的心理，聊電話那段，故事中女主角的心理變化，我覺得他也做得不錯的。

曾：因為演員也做到。

黃：他不只是商業不商業的討論。我覺得這一部片，正如陳生〈陳果〉剛剛說的很工整但被工整害，我是很同意的。並不是眼前一亮，但是做得不錯。他在故事上心理的展現做得不錯，但對比這十條片中，我個人來說，他不會令你眼前一亮。因為他按著一個既定的公式去做。但當時慶嘉很喜歡。

周：我都給了他很高分的，對比在眾多的作品中。很多都試圖用一個很寫實的手法去說故事，有些就有效果但長氣，或者故事未夠吸引，這個就比較平均。

果：其實他技術上都多了一些東西，尤其是開頭女孩聽電話，這就是很沒有自信的表現，鏡頭左推右推。我們先說技術，雖然這都是商業的處理手法，但是多得令你討厭就很煩厭。開初在房間中聽電話，然後那些姐姐進來，鏡頭推來推去。不過有時候我們都會犯這些毛病，怕沒有東西好看。整體香港電影都是這樣拍，所以技術很完整之餘又差了點自信。如果你的自信多一點，後段男孩電話，那一場回去找他，救護員進去，那些鏡頭可以不要。這才顯得片子高章，但事實這新片讓你什麼都知道，不知誰當監製有沒有幫忙看看這些多餘的東西。有很多東西是可以省略。

曾：〈導演〉自己做監製？

果：不是，有監製。

黃：這條片都很多人的，我不記得是誰當監製了，但是有很多人的。

果：所以逐樣計算，有很多東西都是多出來的，有很多瑕疵。所謂的商业是本身故事能吸引你入場，這個故事聽電話的人剛好有這個案子，故事本身很強，若淡定一點的拍法我會受落，但是現在太多技巧了，會失色了，這我感到可惜。

曾：另外他有一處說，其實可以自殺，是不對的。

果：他以人性的仇恨來說其實是可以的。

曾：他可以用其他方法，如表情。

果：表情會怕觀眾不明白。這塊我是理解的，因為有些人真的不明白。

曾：但是不對的。

果：最後他能圓場也是可以。唯一是我們看到的技術看似沒什麼，但其實犯了很大的錯誤。如果有人替他收拾就好。我看了很多次了，之前的影展，鮮浪潮等…

曾：我有申報，我是鮮浪潮的董事，所以我是知道這條片的。

黃：只要不是你拍的就可以了。

曾：我起初是沒有想過可以拿來這兒比賽，所以沒考慮到自己的身份。

嘉：我對《命懸一念》是沒有補充的，所有的都高質素的。即使故事我們一開始已經猜到是怎樣，整體上我們都覺得很好看。

范：現在把所有的作品都先聊聊看法，下一個作品《海倫+凱勒》

曾：這套是有些意思表達的，但都不是很突出。

果：我覺得拍得很不清楚，我不太明白。

周：我的意見是他很想拍得很風格化，例如很極端的近鏡，怪的角度，剪接，顏色上等等。聲音設計上是很有趣的，特意把音效作成不是人話的效果。但大小聲是很不平均的。我覺得可以是一種比喻式的看法，一些主流的話語已經變得很荒謬，荒謬到不像人話，而我們都很難去跟別人溝通，由其是所謂世代之爭，大家不明白大家。這是一個很好的嘗試，但我執行上可以更加經濟，例如音效上，跳剪是過度重覆的，看起來有點累贅。

黃：我覺得套片其實是特別的，好像剛剛的《命懸一念》，至少是有東西想表達的，用一個比較實驗的方法。一方面是說香港社會的一些聾啞人士的問題。也不用一個社會關懷的老土的模式去想像。我挺喜歡他們從聾啞角度去弄聲音。除了聲音，還有感官，摸樹、摸喉嚨等等，相對命懸一念的劇情發展，這套是說感覺的。包括聲音都是用感覺去說的，這是很特別的，但陳導演都說過，他可以做得更好。他是很虛的，在中間可以加一些比較實在的事。令觀眾多點理解，現在都很虛。

嘉：我自己覺得他拍十三分鐘，是想放棄一個完整故事來說，要不是就會拍長一點來說，也不是難事。肯定他是想拍比較虛和純感覺的事。技術上例如聲音大小上，控制得不好，但我很喜歡，因為他真的嚇到我，用這麼簡單的方法可以帶出了感覺和令我恐懼。

果：當然如果他大膽一點，用聲音的部分都去除會更有感覺，可能會更好。他們有些大路的片又會很盡力，但這種的又有點保守。你看等下去火星的那一部都是這樣的。

曾：有主題。

果：有主題但囉嗦，說親情又有點煩。他的盡不是主題的盡。為什麼會想說故事？我不明白。

嘉：一些人吧！

果：故事要說，但明白就可以，他們都很囉嗦。

范：直接到《地平說》。

曾：《地平說》又好像有主題，而說法要讓觀眾信服，有點太重覆，現在很難投入。好像是同一個人去說。

果：所以當 Cult 片看是沒什麼所謂，但又未到 Cult 片，去到一些很實的話題，例如親情、父子情。到底想做什麼？不如集中寫科學幻想的。

曾：現在就不知道是幻想還是什麼。這一直都只是提出一個（地球是平的）說法。

果：對啊。那些東西早就有，但應該集中寫就沒有。他好像一個很包容的電影，什麼都有，很怕沒有親情支撐不到，又怕沒有什麼會支撐不到，忽略了很多。即你說地球是平的這個是很有趣的，你就去論證它，但沒有。如果把人寫癲一點我反而會信服，但現在很正常又父子情，就不像會是想這些怪事情。可能這些怪事情是導演自己想的，但執行上我覺得現在看出來的效果不太好。

周：剛剛我和 Mary（黃淑嫻）也有提及過這套戲，覺得定位是有點尷尬的，到底是想寫實還是比喻想觀眾明白的？這個位置上就有些尷尬。呈現出來的效果不論是風格，拍法，顏色都像電視劇，不是電影。種種因素加起來，以及配樂，已經給了我寫實和少許老土的印象。不斷在變主題，起初好像是追夢，但後來又不同。有很多時候，這種片子說追夢，很容易將追夢過度浪漫化。但後來伯伯出現，有對話，有交流，發現原來都是真相與利益的糾纏或者鬥爭，這樣的對立。這樣我又看到追夢或者上太空是否一個比喻來讓觀眾思考的空間呢？我又覺得這個太不明顯了。我雖然有讓它入圍，但自己不是特別鍾愛。就算是寫實的部分，再加上知道用這麼多錢去搭建場景，太空的部分感覺像《星際啟示錄》，還有氣氛上，感覺被它影響很大。用上大的預算，這會覺得整個製作的重心是否放錯了？這是跟他的意圖有關，如果他真的很想過一次製作電影的癮而拍這種題材，我覺得可以，但如果不是，是想說一些主題或令觀眾有思考，我就覺得重點放錯了。

黃：我覺得他是想說出一個比喻，例如工作，怕不做，或者訪問等等，他是想比喻在香港追夢這個議題。想上太空的，或者要堅持自己相信的東西，這好像是整套片的中心思想。問題就是，他將這個比喻以太空船作喻體，但其實那個男人最想做的是什麼？當然，有很多人在香港找不到夢想，但你不需要用太空船作比喻。如果用太空船的話，那是想說些什麼呢？我又看不到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或者一定要用太空船作喻體的意思。第二個問題就是人物，那三個人物其實沒有說服力。

我覺得挺空泛的對於寫故事來說。剛剛我看了《當代社會生存計劃》再看《地平說》，一看了就覺得《當代社會生存計劃》中的人物真實很多。因為老人家出場的時候說：「為什麼你拿了我的橙？」說明了他想做很真實的東西，但整件事又說不出來，兒子又很乖，爸爸又很乖，每件事都很完美地去追求，我就覺得人物很平面。

嘉：他的製作是用心的，創作是不成熟和少許的傳統，但以創作體諒地看，他是否想用一個很寫實的方法去說地球是平的。是否特意呢？他要用一件很離譜的事來說真。

曾：但又會把那個爸爸弄得有病一樣。好像有老人病一樣。

嘉：他的內容是不成熟的，但有時我覺得他用一個寫實手法拍是一個我相信他的用意。

果：這是沒有太大的問題，有時寫實和夢想或者夢幻是可以拼合的。現時都很流行的，寫實夢幻化。但唯一我覺得主題是對的，執行上創作上出來有偏差。

嘉：突然用獅子山下的方法來說一個很虛的故事。是有趣的，但中間沒有娛樂性。

果：這個難度高的。

嘉：所以都算不錯了，願意花錢去弄。

黃：所以都入圍了。

嘉：都應該鼓勵的。

范：沒有補充？下一個《叫我陳太》。

曾：這個是一部短的紀錄片，真的拍得不錯。都挺有感覺，但好像不是她自己旁白？

黃：他有個旁白錄音，但我又不太清楚的意思。

曾：福建話？特意用另一個人來旁白。

果：可能他弄不成他的聲音，不懂說。

曾：那會否有點失真？作為一套紀錄片。

果：你說他是很好又不是，但算是完整、正常。

曾：它沒有背景。

果：不是。他的主題是挺有趣的，人物也是，現在香港萬家燈火之下，這些厭惡性的行業，孀孀姐姐那算是低端人士，他們成就了萬家燈火的輝煌，其實可以拍得很好。他選的題材是很好的，但我覺得他並不深入。可能他不想寫那麼多，只是寫一日的的生活。例如老公的關係也只是很簡單的講了出來。唯一我覺得作者未能夠看到更多的東西，當然他有講到例如很髒有什麼好拍等等，但成熟一點會更好看。導演在訪問中帶出問題，如果他懂得多點的引導，可能會更好。

曾：聲音好像不是她？

果：畫外音不是她？

曾：不是她。

果：騙不到你。他不應打出旁白的人名。

曾：如果不寫出來又好像不太尊重旁白。

果：可以更好。

嘉：其實讓他拍攝的那個人物的資訊是好的，因為任他拍，但反而他對人物的訪問，我覺得不算是很深入，其實他可以更深入。

果：所以現在這是他讓你看一日的流程就好了，還是更加深入呢？因為支撐到萬家燈火這些人士，在香港一看夜景就知道，有多少人在拾垃圾。如果可以數出人數來，我覺得他可以將這個事情放大一點去說出。

曾：他算屬於簡潔了，一層四十伙，又這麼多層。都很難。

果：不容易的。

曾：加上她又不用口罩，真的很…

果：工作時不用的。

曾：那不是很多細菌？

嘉：我在做類似的資料搜集，他們真的是這樣。

果：他們也不介意了。

黃：他們也會自己洗衣服，本身那處已經很髒。

果：不是啊，他們先把衣服洗好就乾淨了，一般他們都不會計較這些。

黃：我同意你們說法，但我覺得他嘗試同十多分鐘的東西去比觀眾有一個自己思考的空間。因為這套我們討論完後〈首輪評審會議〉，幾天後有段新聞，我看完新聞便立即想起這套片的鏡頭。就是有人跌了下去死了也不知道。

曾：那個鏡頭是加下去的嗎？應該之前都有人跌過？

周：他有講，以前有。

曾：我不知道是後加還是之前。

周：那個新聞是這套片子之後的。

黃：那個新聞之後的，那我就覺得他是跟整個社會緊扣的。當然可以視野更大等等，但我覺得他盡了力去做。加上他們說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作者本人。

曾：不是，他將所有資料搜集了就讓旁白說。

黃：那些資料本身是真實的，加上用人物自身道出來。很乾淨的，不干預影象地說。他拍出的東西也不是特別悲慘，不是用這種手法來拍低端人口。反而拍他們唱唱歌，很淡然的空間。

曾：反而更覺得悲慘。

黃：那些空間，說說老公很淡然的對話，十幾分鐘其實做得很好。

周：我就最喜歡這一套，其中一件事就是他正正不是試圖去說什麼大道理，他只是很風俗知識的，跟他一起跟他一日，簡單地將他的生活展現出來感受。我自己覺得是有效地講出，不論是拍攝人物的行為，做什麼，講什麼，各樣都讓我們很清楚知道真實的生活是怎樣。另一方面我很欣賞的是他都用上了很多主觀鏡，而這是可以幫助到觀眾去代入角色，感受到有多慘。加上他沒有說得出什麼很深入的事，但其中說了兩件事可以我們不太清楚，而作為普通城市人、不多接觸這種工作的人忽視了的事情，就是剛剛說，千萬不要用腳踢垃圾到垃圾槽，因為之前有人跌過下去，還有開工前不要喝太多水，因為沒有地方去洗手間。這個是常識，是他們工作的東西。

曾：他不刻意地說出來，但就知道他們有多慘。

周：十七層樓，每層四十個單位。

曾：所以他的對白是不錯的。

黃：例如沒有轆等等的小位置做得很不錯。

嘉：我自己有偏見，因為我剛剛在做這範疇的資料搜集，我知道更多，所以我覺得他只是說了很皮毛的東西。

曾：可能是篇幅問題。

果：他沒有限制的，他可以多五分鐘。

周：另外我很希望這條片可以入圍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覺得公開組水準技巧都很平均的，變相我自己作為評審的角色不單是去選擇誰的技術比較好，而好像一個策展人，我如何去策劃這個的比賽或展覽。一來紀錄片的參賽作品不多，二來用這種題材，萬家燈火、香港繁華背後還有很多這類人委曲求全，我覺得是很值得在獨立電影的比賽或展覽中呈現出來的。所以我覺得他必須有一個位置。

黃：我們初選的時候我們三個都有個想法，我是同意周博賢的。好像技術，相對《螻蛄》，沒得比。但《螻蛄》本身的訊息和意義，其實在看之前我們都是知道的，有認知的。但這套真的令我知道，原來公屋的垃圾是這樣的掉的。對社會的理解，作為一個沒有在這方面做過資料搜集，我們真的不知道。他並不需要用一些很深層的東西，但他可以引發你去想一些深入的事。我覺得他有做到這方面。

范：有沒有補充？那就下一套《瀏陽河》

曾：《瀏陽河》的劇本很完整，將兩個人很簡單的呈現出來，不同處境中港關係等等。但為什麼要用粵曲加瀏陽河？

果：粵曲家是不是劉玉翠來的？搞得我以為是廟街的一處。

曾：是她來的，只是沒有正面。

果：我覺得是正常的戲。

曾：主流的。

果：不關主流事，他也不算主流了。但正常的片，沒什麼缺點，又不是特別好看，但很舒服的。看到另一種中港關係。

曾：他也有少許的題材接觸到。

嘉：他製作都刻意的，一些小的設計，都用心的。

果：有用心，不要做太低層次。

黃：因為這個評審意見是我寫所以我說說，我覺得劇本寫那個女性是寫得好的。中港關係，但又不是一個對抗性，甚至說到女性和男性的關係，雖然到後來都不太明白對方，而且走了。不是普遍一樓一的「上岸」，而是回到家鄉。我從中就看到距離，人的距離，中港的距離，妓女和嫖客的距離，或者男女的距離。他的好處就是不用一個很戲劇化的手法去處理，相對其他的都少。小位做得很好，劇本是有餘韻的，睡醒會想起這個劇本。我覺得他有自己的完整性，但電影語言又沒有。

果：他不需要玩電影語言，他現在處理上完全沒有問題。他是非常的淡定，其實深層次的想二人的關係，正正是現在正面臨的事。這女子完成了使命，百多年的時間，在香港消耗青春，如果他夠聰明放得下去，而並非很白的話，我要引退了，那會更好看。中港關係更好看，但他現在沒有掘這種的事，純粹二人的關係。畢竟是有好處的作為短片，所以我覺得是工整的，沒有大錯或小錯。

曾：可能唱《瀏陽河》已經要回到家鄉。

果：回去就一定的，現在香港的情況已經糊不了口，還不快回走？其實這個角色本身沒有悲傷，隨偶而安，用一個平和的心去寫是可以的。我是創作人我會想他掘深一點。

黃：我覺得他的細緻做得不錯。

曾：碗啊。

黃：對，碗的那一場很好看。

果：其實他很利害了，每件事都細心做到。

曾：用髮夾抽煙等等。

黃：按摩加錢啊。

嘉：我稍覺他過分冷靜。

曾：你要覺得他們已經認識很久了。

嘉：整個拍攝都很冷靜。

果：對，他很冷靜的。

嘉：很仔細。

果：他沒有掘得很深，關於掘這方面，多不好看，少現在的會嫌少。以兩邊角色撞出一個中港關係，有很多可以說。當然說的過程要如何做，也有很大的出入位。這種戲就很舒服，沒有大錯小錯。

嘉：上次我也提出過，劉玉翠的演法我們期望可以更加不同或多點，但可能這是導演的取態，或刻意。

果：他應該自己有做過資料搜集的，但如果不找他們來演是否更好看？

黃：這個女主角很難做，我想如果不找專業演員做是很難的。

果：不是的。

嘉：拍攝時間會長很多。

曾：男主角都有名的。

嘉：男生是比較穩定。

周：這部是四平八穩，沒有什麼意見。所有東西都很好。我只是覺得劇本上有些部分有疑問，例如男主角之前做金融不知如何斷了手，但做金融？

曾：做金融好有錢，開跑車失事，斷了腳。

周：斷了腳可以繼續做金融的。

黃：這算是一個創傷。

周：但之後變了社工又很奇怪。

黃：對，這有點奇怪。

周：這不是太所謂的事。

曾：金融這份工作的壽命是比較短的。

黃：可能是比喻，不夠別人跑，跑不到數。

果：金融做到 35 歲，40 歲前還未上位就很難做。

曾：對啊，可能休息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已經落後了，這我沒有所謂。

黃：但變社工的確有點出奇的。

曾：看化了。

黃：但不是轉做社工就做到的。

嘉：比較刻意，寫法很刻意。很坦白，角色是演做社工比以前曾經是做金融的人多。

黃：他沒有做金融的痕跡。

曾：可能是一個對比，一個社工找一樓一，可能有點諷刺。

果：未必。

周：未必，社工都可能有需要。

范：下一套《螻蟻》

曾：《螻蟻》我都覺得他是屬於有創意的，如果是說未來也好，都是說一個題目。

果：他是另一種中港關係。

曾：對了，這種題目很多人談及的，但都屬於有點未來的感覺。

果：在這十部之中，我覺得這套的影像是最好的。不論剪接、所有東西都很純熟，很好。又不會貪心，內容不用說了，很合乎我們現時香港的情況。所以視覺上非常有力。

嘉：我看的時候都很享受的。

果：這是六十年代的藝術電影格局，以前很流行，但很多年沒有再出現這一類的。我看的時候都嘩然，當所有人都棄置這一種的藝術電影。你可以問問石琪的那一代，當時拍的藝術電影全部都是無厘頭的，但有一股很利害的社會議題支撐著。我覺得這套的影像贏了。

黃：他在另一個比賽中獲獎，都拿了攝影獎的。其實他有很多文學的意象在內，比較明確的就是用了《變形記》和《審判》，兩個融合再加上香港，其實用了日本鐵男的電影意念。你看到他本身是有參考的，放到中港處境上。好看的，我對這一部的意見是，雖然我都很喜歡，但他說的東西是大家都知道的，沒有突出我們想知或他的看法。不過影像真的很銳利，很好看。這令他加分。

嘉：他只是提出了問題，提出了控訴。

黃：而這個控訴，大家在未看這一部戲之前都知道的。

果：其實在多部完整的片當中講親情，又講什麼的時候，你看到沒有多說話的片就會變得很突出。沒有辦法，那些又回憶，又和媽媽的關係，就變得很煩。這個我先舉手，如果你不集中看其實沒什麼事。

黃：怎樣看是一個會影響的問題來的。

周：絕對是，但凡有探討這種題材的戲，我都喜愛的。即使是眾所週知的東西，你也嘗試這個方法向公眾提出，我覺得這種的努力不會嫌多。所以我很欣賞這個作品。唯一我有批評是，之前在會上也有提出，是盤問的那一段太長。因為事情大家都知道的感覺。但我之後有問自己，這是否特意的呢？重覆很長的令觀眾去感受這種壓抑的感覺呢？都可能是的，這兒我就給自己打了個問號。我欣賞他實驗性的嘗試。

果：我覺得全部看完十套以後，就會發現創作有多重要。即使之前之後有多完整，入面沒有一種興奮感，這是真的。當然我不能以我做了很多年的經驗去說，畢竟他們都是第一次去做，當然是乖乖的說故事。所以我自己覺得創作、創新應該要放重要的位置。他們創出一條什麼的路呢？每個電影節都有主題讓大家去關注，所以我覺得是說創新。

黃：我同意，創新可以想幾個邊向。這一條是形式上是創新的。創新是，剛剛你說的是對於主流電影的創新，但另一方面內容都可以是創新的，有些像主流電影不會接觸的，但獨立電影的比賽中他可以做到，那都是一種的創新。

果：獨立電影更加需要這類的創新。獨立不受任何干預，最好是每個都做一些別人沒做過的事，但當然不容易走的。

范：《當代社會生存計劃》

曾：不知道是否他有點放任做，所以有點長。

周：這個我都是喜歡的，都算是很喜歡。他可以拍得出很入心入肺的頹廢。而那種頹廢並不是我可以理解得到，正正就是年代不同，例如那個女生連「老爆」是什麼都不知道，或者「忽得」是什麼。原來現在的年輕人是了解我們那個年代的用語。我不明白他，而他們又不明白我。正正他用上了這種我們不明白的方法去呈現一些年輕人未必明白的一面，是很有趣的。都有一些是很瘋狂的事，例如發現了衛生巾，即代表有女士來過。當然，他拍攝手法是業餘的，不會是一些雕琢，很完美的拍攝或製作。但正正他們粗糙感很強很配合這一部戲想呈現的感覺。

嘉：看來這麼多部的作品，能反映到現時年輕人的想法，我想這部是唯一坦率地去說的片。雖然有幾部都有反映，但他們都有所修飾，沒這部的坦然。現時的年輕人就是這樣。那一種拍攝手法我也覺得不應該再有更設計的鏡頭，有少許像是看網路短片的感覺。我就是喜歡他有這樣的作法。我第一次看這條片的時候是在電腦螢幕，然後再放到銀幕上，才發現可以有這樣震撼的感覺，很荒謬，很有趣，我喜歡的。

黃：我認為中間交收的情節是重覆了。但再看一次，其實是欣賞的。另外他的場景設定很有趣的，如果我們說他能反映年輕人，我會認為他也能看得出很多香港的特色，例如很多後巷、爛屋、天台，全部類似深水埗舊區的狀態其實很好看。三個人是介乎懂演戲和不懂演戲之間，那個男生，劇本有寫過他家中是有點錢的，所以他想像很多事情都很隨意，父母打給他也不理會，耍帥，最後被女生騙了。而旁邊的人在逼他等等。我覺得相對上是完整的故事，那種很破落的後巷世界，跟上一代和下一代的關係。再看一次，就覺得這一部片特別的原因是以獨立電影中很少出現的東西。

嘉：任何一個電影人和創作者都不會這樣寫，也不會這樣拍的。

果：我們真的不能拍得到，甚至他的演技都是很差的。

嘉：但那種荒謬感是很好笑的。

周：對啊！

黃：裡面所有人都沒有正職的，即使是自由身。整件事放在一起就會覺得可以。

嘉：他沒有打算去解釋他們的背景，那很有趣。

黃：但是可以理解到的，不是看不明白的，在這十部戲之中是特別的。

范：有沒有補充？下一個《死亡報導》

果：也是說中港關係。

曾：這個也沒什麼特色，也是說同一類型的。

果：很正常。

嘉：很工整。

果：他不是差。

曾：真實？真相。

果：這種戲是最難評的，很難劃分出來說，很難說。所有東西，連導演都很成熟，而劇本前乎後應什麼都有，但看完以後總很難說出感受，不知有什麼評價。

周：我欣賞他有心，會肯揭露國情等等。

果：心就一定有的，沒辦法，拍獨立電影做這類有爭議性的話題。

周：其他都是平平穩穩，有些位我會覺得老土，例如演技和劇本，但其他平行剪接等技巧都可以的，有心。雖然我給了很高分，但你說是否很特別又不是。

果：分一定會高，但他不是第一，或第二。

黃：我都覺得他有心，因為他能說出一個問題，就是你要揭示真相某程度上就是害傷了一個人，那麼是否要繼續揭示真相呢？這個點也是能深入地說出記者的態度。結尾是不好看的，他拿著筆然後掉走。我覺得很造作，你是想觀眾思考到底他會否回去做，但這就造作了。那個只是象徵，不要刻意。總括是有心的，想說一個記者在中港矛盾中的情況。

果：他可能只是個乖學生，學了，懂得起承轉合，所以要拿回支筆。

范：下一個《積雲》

果：都是中港關係。

曾：說漂泊的，男主角不是導演來吧。

果：男主角很有型，近來很多片找他的。

曾：是年輕的那個。

果：那我不知道。

曾：兩個都有鄉音。

果：年輕的那個男是否浸大。

黃：好像是。

嘉：是。

曾：這個中規中矩。

果：我只能夠說我欣賞他的淡定。其他的都很強烈的節奏，很白的反應。年輕的新導演都喜歡這種拍法，但這種拍法很危險的，會變成主流，最近看得太多這類了。但這一個我喜歡的，幸好他沒有亂來。

周：我第一次看的時候是不太喜歡的，因為節奏過分慢。

果：這是藝術結構。

周：慢慢我就知道他用影像語言來說故事多於對白上去交代。但比較欣賞他的是，正如大家所說，有好幾套都是講及中港關係，這套講中港關係說得比較深刻。中港關係一般都是對抗性的，或者像《瀏陽河》的交易關係。這一套是很有趣的，原來中港的人這樣子相處是建立了一些人情味，同時不是慣常的對抗性。事實本是如此，是會同一個大陸人生活，其實是如此平淡，而非在網路上看到的罵戰等等。我覺得這能呈現中港的人相處的狀態，而非我們在社會上看到的。

黃：我自己很喜歡他的意象，例如兩個人擦身而過，兩個身份。然後是唐樓，窗等等，選景好好。再說他的細位做得很好，例如 DVD，藍光碟。你說這兩個人很了解大家嗎？又不是，兩個都是漂泊的人，最後擦身而過。有矛盾的，但問題不是中港抗爭的矛盾，也不是大家結局完滿的，反而是擦身而過。我覺得他用一個意象去抒情，我都挺喜歡這一套的。

果：加上他有一個非常舒服的地方，就是他的美術很舒服，美學上很舒服。我覺得這一間屋內的都東西都可能沒有換，只是加上少少的裝置。屋的結構上都已經很美。

黃：可能減東西。

果：我覺得住這種地方的人東西都不會多。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很有品味，跟他們的身份不乎。我們看景看得多，你就知道，你一問就發現他們的身份和品味。我覺得整個戲的美術是很好的，幫到整部戲，兩個人很舒服，即使他們不發一言也很舒服的。所以我覺得這部戲很溫和，很有包容性。啊，倒不如這次〈入圍〉的主題就是「中港關係」。

嘉：這是很難得的，你能完全相信這間屋是他住的。這很難的，很多時候很能入到。

黃：《瀏陽河》你都相信是他住的吧。

果：不，應該是組成出來的。

嘉：他有美術的計算，反而刻意的。這個是平實得你相信。

黃：甚至海洋和大都市的景，都有顏色的配合。

果：總之美術是這麼多部中最好，即使那部重頭戲用上那麼多錢來搭建，都不夠這部看得舒服。我們之前都沒有提及美學，全都是說劇情。導演都淡定，不貪心。導演不貪心是很難得的。

范：有沒有補充？最後一套《飛天潛水艇》。

曾：音樂你說說吧，Adrian〈周國賢〉。

黃：這套我們曾經廝殺過。

周：因為有另一套是同一個作者的，他有兩套作品，有一套沒有入圍。我喜歡那一套比現在這一套多很多的。

曾：也是沒有對白？

周：那個是有畫外音的。

黃：都是比較實驗性高的。

嘉：他是很離譜的，聲畫是不相乎的。

周：兩者差很遠的，似是而非得很利害。

黃：但這一部都有的。

嘉：那一個的影像很重覆，影像上不及這一部。

周：因為有比較之下，我是喜歡那一套。因為已經沒有 VO，畫面夠豐富，我還要去追看那些字，是有點辛苦。

曾：而且很長。

周：當然，內容上想說的大自然，我們人類要如何保護大自然，批判人類如何將大自然商品化等等，這是值得表揚和鼓勵的。但是形式我是不喜歡的。

黃：我自己覺得這一套並不是大獎的作品，但是在實驗性質下，他的畫面和敘事是有趣的。他的影像是很純粹的，但他的文字，畫外音是很長很長。我覺得他想做的是，大自然的景觀，配上一些很有文化歷史背景的東西，到底出來會是什麼東西呢？因為他是思考大自然和文化，所以他是用影像和 VO 去做。

嘉：他的字幕和影像都有對比的。但一套是溫文點。

黃：這一套是很有文化歷史的元素。

嘉：這一套是你要慢慢去細味才可以了解到。

黃：明明是在說大自然，但突然有很重的文化歷史背景，是很有對比的，我想他是想做這一方面的。

果：全部字幕我只要一不留神就不知說什麼了。

曾：對啊，字幕和影像是沒有關連的。

黃：不相連的。

周：所以我就是很不喜歡這個方面。

果：看起來很辛苦。

嘉：開始時我要跳著看，之後才回去再看。

周：到底我要看字幕還是要看畫面呢？

范：十套已經討論完畢，來到關鍵的環節，先想問大家有沒有那一套要再討論，或者那一套想提名有獎？

黃：那一個獎先？

范：沒有所謂。

果：我們先選幾部。

曾：評分還是？

范：都可以。

曾：先選五部吧。

范：看看有什麼會是重覆的。

曾：我想我都會選《螻蟻》，還是我們暗選？

范：第一轉都可以。

范：我們現在有六部分了出來，分別是《命懸一念》、《叫我陳太》、《瀏陽河》、《螻蟻》、《當代社會生存計劃》及《積雲》。大家都有選並不代表全都是高分，而《螻蟻》、《當代社會生存計劃》和《積雲》是一致選出的。有沒有人已經可以提名那一部是金獎？

周：有點困難。

黃：一定要一部？

范：對啊，正常的處理是，一金一銀一個特別表揚。

周：我先說，我自己很喜歡《叫我陳太》和《當代社會生存計劃》，但兩套是否都能成為金獎又未有說服力。因為金獎都是包括了技術上，執行上的一定的水準。而這兩套我很喜歡他們的味道但很粗糙。如果很好技巧的，如《命懸一念》我覺得有其他的題材上或意思上，我覺得有其他的片更值得拿獎。

果：我自己，作為製作人，要顧創作，同時要兼顧技術，也要完整性，不論長短。所以自己的心水第一會是《螻蟻》，第二是《積雲》，特別表揚是《當代社會生存計劃》。因為《叫我陳太》不是不好，但我也曾拍紀錄片，我覺得他差一點點東西。如果多五分鐘，剪接時再調較，再補，或者包裝好一點，現在有點可惜，因為題材很好。而《積雲》不用說了，整件事上都很淡定，不論是美學上，還是中港關係都很淡定，不急進。對白不多，不需多餘的對白交代。而《螻蟻》的影像很好，他說的中港關係其實是這些片中最曖昧的，但同時也呼之欲出，另一種反諷的方法。影像上是近年的獨立電影中比較出色的。《當代社會生存計劃》就是這一代年輕人，比較粗糙的，也是中港關係影響的社會現象。現在的年輕人真的看不到將來，大家的主題背後都很清晰。

嘉：我自己都是這三部，我也是覺得《螻蟻》最好。因為在技術和說故事的方法上是多部片子中最好的。但我的第二是《當代社會生存計劃》，因為他說的是對比，雖然他很粗糙，但正正反映了現時年輕人。《積雲》我覺得是優異的。我在想《積雲》和《當代社會生存計劃》，《積雲》是淡一點，相比下說的主題並不強烈。

曾：我都是選《螻蟻》的。而特別表揚是《叫我陳太》，第二我覺得可以是《當代社會生存計劃》和《瀏陽河》，兩個都不同的。技術上《瀏陽河》是好很多，但我也同意大家說的《當代社會生存計劃》拍得到現時年輕一代的東西，是特別的。要不是好像太一面倒在說中港關係，所以我寧願選陳太，讓大家知多一點香港的東西。

黃：我覺得是困難的，我先說特別表揚。我會給《叫我陳太》和《當代社會生存計劃的》，因為我也同意金銀獎要同時平衡到技術和主題，而這兩套我都很喜歡的。金獎我會給《積雲》，而《螻蟻》是銀獎。因為我覺得《螻蟻》的訊息是很直白的，沒機會讓你思考的空間。相反《積雲》都是說中港關係，但他的想像空間比《螻蟻》高。雖然我也同意《螻蟻》的技術比《積雲》高，但《積雲》的美感、落泊都是現時的人的感覺，他是更能說出中港關係之間的情況和感覺。而《螻蟻》就很明確，不是一個可以思考的作品，雖然技術很好。

周：我想問《積雲》的團隊是否台灣人？

范：不是，香港人來的。

曾：這全都要是香港人？

范：對。

曾：《積雲》都寬一點，不只是說人，會再說中港關係，說漂泊的人。

黃：比較人性化一點。說中港問題，其實都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而你如何將中港關係放到生活中呢？我覺得《螻蟻》在這方面是比較狹窄的，但因為所有東西都很美。而《積雲》是人民方面多一點的。

嘉：我自己就考慮多一點，站在香港年輕人看的方面我會給高分一點。因為《積雲》不是不好，而是他站在一個成熟的男人和內地的男生考慮。

果：當然《螻蟻》是比較合乎香港的社會進程，我們要跟社會相呼應。《積雲》不論是十年前拍還是十年後拍都可以。《螻蟻》過了就沒有，他是非常合時地在這個階段拍了出來，是有一種社會性多一點。他都很年輕，年輕人看了就會明白。我覺得他不算很直白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什麼時候都可以，那，特別表揚沒什麼所謂，你說《叫我陳太》也好，《當代社會生存計劃》都好，對我來說沒什麼所謂。

范：Adrian 剛剛的概念好像還沒選到金獎？你選出來也好像不是金獎。

周：所以作為兩套特別表揚我覺得可以。

黃：如果大家都是《螻蟻》我也沒有異議。

周：《螻蟻》和《積雲》的排位就要看看我們想呈現什麼的角度去看。

嘉：再說下去，我都同意陳果說《螻蟻》是很香港現時年輕一輩的疑惑和恐懼。《積雲》是一個對沖。

周：甚至是說《螻蟻》是很本土的，《積雲》就很人情，很呈現中港關係的另一個面向，這是很「左膠」的。

果：《積雲》這種戲是很多導演都拍到的，淡淡定定的，不是特別突出。而《螻蟻》是很現在這一刻的，負面的社會，呼應到現在社會的進程。加上事實上他的技術是高超的。

黃：《螻蟻》是否很合乎現時的香港。《積雲》是比較走開了現時的問題。我也很支持《螻蟻》的，只是金銀獎的問題。

果：我覺得《螻蟻》是可以作一個示範的。現在的學生拍短片什麼都有，平衡剪接什麼都可以。而《螻蟻》可以作示範，真真正正拍一套戲，講中主題就可以。

黃：我覺得這兩套都有趣的，一套是很熱血，一套是很淡然。可以兩套示範。

果：《積雲》都是示範來的，告訴大家不用每次都做大龍鳳。《螻蟻》沒有《積雲》的淡定，而他有能量，正正是香港人需要的能量。

黃：他不是《命懸一念》的那一種。

果：那一種就太多，一定好看的，但印象不深。

嘉：主題和表達的東西不足夠。

果：他可以不用這樣拍的，危機什麼的。其實他的主題不錯，但同時是現時學生拍片我們看得太多主流戲的後果。

范：剛剛大家有三位選了《螻蟻》是金獎，Mary 選了《積雲》是金獎，Adrian 未有表態。置於《積雲》是大家再給獎時只是三人給銀獎，分別是慶嘉，陳果和 Mary。《當代社會生存計劃》在坐都有選的，所以在討論金銀的時候都留意。

黃：我們好像有共識《當代社會生存計劃》是特別表揚的。

嘉：我自己是給銀獎的，但我覺得沒所謂，因為他的分數和《積雲》差不多。不過他是本土一點。

曾：《瀏陽河》沒有人選？他在鮮浪潮是金獎來的。

黃：如果你說《瀏陽河》還是《積雲》我會給《積雲》

周：我都給《積雲》。

果：我也是。

嘉：我已經在兩個短片獎中見過《瀏陽河》了。我覺得他在創意上不足夠。

曾：我沒有所謂。我不是當日的評審。

果：可能我太了解這些低端人士了。

公開組得獎作品

金獎：

《螻蟻》

任俠

銀獎：

《積雲》

黃勺嫻

特別表揚：

《當代社會生存計劃》

黃塏然、孫瑞鴻、黃頌恩、王嘉雯、陳海如

《叫我陳太》

陳巧真、徐智彥